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隋書卷三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隋書卷三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一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

先王愼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趙結周漢之禍爰歷晉宋實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禮儀為梟為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睢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覽

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然后妃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褘翟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宮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

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廩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翫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二人掌方藥卜筮

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幃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勲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内擅宫闈懐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

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隷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

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
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言掌
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録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
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
司樂掌音律司賔掌賔客司贊掌禮儀賛相導引三曰
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
巾櫛翫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
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

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
輿輦繖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司燈
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
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
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
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
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
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

馬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

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冦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輙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懐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

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

敢進御尉遲逈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說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閤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已為一

婦人因此銜恨又以頻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内寵妃元氏暴甍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宫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
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
進御唯陳氏有寵晉王廣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
為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
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
專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宮莫與為比及上大漸遺詔拜
為宣華夫人初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
侍疾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

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勅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别室俄聞上崩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之惶

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為世婦容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寵遇拜為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

疾加號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為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為晉王時高祖將為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為王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詔曰朕祇承丕緒憲章在昔爰

建長秋用承饗薦妃蕭氏夙禀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為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備箕箒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迺夙夜而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彊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齊明迺春生而夏

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競於誠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邇於聲色感懐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雖沐浴於恩光内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生於冲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為而抱一履謙光而守

志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
俗之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
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己蕩囂煩之俗慮乃服
膺於經史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
範冀福祿之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
老之損思信為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
則仰先哲之高才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
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

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人之葢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絶筆於獲麟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後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大唐貞觀四

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隋書卷三十六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后妃傳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惟司樂司膳員各四人○臣映斗按此合算得四十八人下文云司二十八人云云疑誤

隋書卷三十六考證

隋書卷三十七

唐　特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二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

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戸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卽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戸賜以鐵券

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廐内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戸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元年增邑三千戸通前三千七百戸又别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守文護

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

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邪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為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戸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

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㝢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實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髙才命世不拘恒禮遲得此心留情規訓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尋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冠帶屢覩姦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内翦羣兇

崇朝大定外誅巨猾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
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潁
之志始順内外之請自受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
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
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議經剏非所
謂發明大造光賛惟新自漢已來為喪亂之地爰從近
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鼎何以副聖主之
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多將為皇家興

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别有之伏願遠順天人取決卜筮
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埀無窮之業應神宫
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日薄桑
榆位髙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噤嘿
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宫内多鬼祆蘇威嘗勸遷上
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歳餘
下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

上柱國申國公器宇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為稱首位極帥臣才為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顔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綱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黄門侍郎監護喪事賵馬四匹粟麥二千

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懐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皷吹轀輬車百寮送之郭外詔遣太常卿牛弘齎哀冊祭以太牢孫筠嗣筠父惇字士猷穆長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悋嗇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

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邳公蘇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惇弟怡官至儀同早卒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屢以軍功封西安縣男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西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蹋相持數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數

載授瀛州刺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

遷荆州總管加邑八百戸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官

至益州刺史封陽曲侯恒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

公榮弟直官至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

密國公驃騎將軍雄弟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

上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

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

執威柄以尉安天下也高祖大悦又遣渾詣韋孝寛所而述穆意焉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

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絶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太業初轉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郕國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廼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

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覔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藴雜治之案問

數日不得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祅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

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父兄威開皇初以平蠻功官至上柱國黎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沉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

周納言上士俄轉内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武帝幸雲陽宫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周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内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三司遷長安令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位大將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寛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啓高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

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趾原詢督其役民賴其利尋檢校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

所好辭不就官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

擢授儀同三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治軍器監建德初遷

少侍伯大夫轉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

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邑一千戶尋改

封廣宗縣公轉太府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

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尋為懐州刺史進爵郡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迥反遣

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

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總管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輙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内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

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鄎申永澮亳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廣宗縣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姻媾敏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

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婿而惜官乎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豳金華敷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言於煬帝曰

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令湯沐邑乞廻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戸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為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封為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

後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雒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敷州刺史凉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

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碁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碁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夐詣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碁自午及申破之碁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碁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

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甚虔以城降拒謙不内謙將麾下三十騎遯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于市勑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户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恒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

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卽與戎州接界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濟區宇絶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旣訖卽請略定南寧自盧戎已來軍糧

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者所務南寧州漢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旣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遥漢代開

此本為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横清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

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永襲終當相屈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乃止焉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

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筭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彊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久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

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嵩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

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魏朝之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遄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

隋書卷三十七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李穆傳穆讓兄子孝軌○一本無孝字按北史穆請迴授賢子孝軌有孝字

李敏○監本傳前又有孝敏二字一行按李渾李詢李崇李敏前已注李穆下崇傳末又云子敏嗣不當複列今刪

及長襲爵廣宗縣公○監本無縣字按李崇傳改封廣宗縣公敏襲父爵不當脫縣字今增

梁睿傳昔匈奴未平去病辭老○各本同 臣映斗按前漢書霍去病傳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辭老疑作辭第

隋書卷三十七考證

隋書卷三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爲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宫掖

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顔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静帝幼冲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悦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

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爲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賛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説以爲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爲黄沛時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寛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

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踈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踈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

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糵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彦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彦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彦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彦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

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
皇極公卿之内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
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歷數定於杳
冥豈慮苞藏之心能為國家之害欲使其長守富貴不
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彦上柱國杞國公宇
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
報効榮髙禄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朕
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彦爰

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迥蹔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許率僮僕尅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而為戰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奬朕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

驗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宫闈多奏親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彦情意偏厚要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彦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之事

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為非法三度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寛宥望其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彦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鬲嘗共士彦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

北面曲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載思草創咸著厥誠情用愍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田宅悉没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

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彦府寮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没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昉忻士彦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爲鑒誡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寛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寛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

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宫尹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爲佗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户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

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超拜開府内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户委以朝政俄遷内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户以其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名之顧待如初詔領内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

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

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䘏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

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内

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謚

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初為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為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城至文城元璹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

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褒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褒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

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縑三百疋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復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裒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裒尋卒高祖傷惜者

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韋韽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甞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爲魯公時引

爲侍讀建德初轉宫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宫時宣帝爲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遯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宫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已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加位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户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爲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户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

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
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
問其故績答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
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
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
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
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
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

虞弃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黄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懐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壍坐待强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偽之辭欲

阻誠臣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
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
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
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
相望顧問不絶卒於家時年五十二諡曰安子偲嗣大
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韋謩者京兆人也仕周内史
大夫高祖以謩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國封晉安郡公
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衞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

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責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者拒不内責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責恒典宿衛後承間進説曰周歴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甚然之及受禪命責清宫因典宿衛責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責所制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高頻蘇威共掌朝

政貴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貴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潁威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貴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貴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貴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貴以古樂宫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

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

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葢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黄鍾為宫詔責與儀同楊慶和删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州刺史後遷懐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鹵民頼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史民饑穀米踴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後從幸洛陽上從

容謂賁曰我始爲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我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爲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當伯牧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爲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

譯及貴柳裴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貴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

上曰然遂廢於家是歲卒年五十四

史臣曰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啟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盧賁因人成事協規不二大運光啓莫參樞要斯固在人

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官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隋書卷三十八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

史臣贊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通鑑考異曰按譯以開皇元年坐巫蠱廢昉以六年坐謀反誅盧賁傳誤也

隋書卷三十八考證